

刑部諸殺一



刑部卷之四

諸殺一

免罪次贖三十七四十七五十七六十七七十七八十七九十七一百七

犯人

流結案處死

過失殺

徵贖罪
欽給主

劫殺

犯人

徵

謀殺

不死

犯人

燒

故殺

犯人
乘高履
危因戲
犯人

埋

戲殺

致死

銀

誤殺

年級
崩自
身死

牛駕
車誤
人破死

車誤
人破死
因公

急走車
人破死
月黑走
馬撞死

走馬誤
撞死人

因闕
誤殺

持刃
誤殺
傍人

兩

典章四十二
刑部
藏書
印

心風 蒙古人
老幼 札死漢人

因爭 父被
控托 人歐
人衣 子踴
死 人
人 死
人 死

關啟 殺人

微燒 埋銀

殺死

殺不 孝應 死罪 男

依觸 死 男婦

詳打 死

殺違 犯教 全男

奸不安 歐死兄弟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死 罪 男

親屬

奴婢

殺主

打死先曾死 奸不安 罪男

殺死 殺傷 歐死 歐死

殺死 殺傷 歐死 歐死

殺死 殺傷 歐死 歐死

殺死 殺傷 歐死 歐死

殺死 殺傷 歐死 歐死

雇身奴婢 知奴婢 主而不首

殺傷本使 謀殺本使 同主奴婢 知而不首 者

若同 埋銀

居相

犯者

不微

免罪三十七五十七七十八七十一百七

結案處死 新詳

殺死

殺有 殺死

殺死 放

殺死 為

殺死 同 驅

不微 燒埋 銀兩

罪 驅

良年 限未 滿 處

伴娼 女

奴婢

佃戶

因奸

殺夫

主誤殺 佃妻

放良 軀 歐

江甯

死它人 奴婢 良歐死他人 佃戶

歐死 豪戶

奸夫 奸婦 同 謀殺 夫並

微燒 埋銀 兩

主歐死佃戶 奸人殺夫奸 婦不知情 從夫家 嫁賣

因奸

奸婦

奸婦同

奸人殺死婚夫

徵

殺定

不知

謀不

奸人打死婚夫

燒

婚夫

奸婦奸人下手

埋

殺死

夫打死強奸未成人

傍人殺死奸夫

殺婚夫。仍追給財錢

銀

奸夫

夫奸所殺死奸夫或奸夫

夫非奸所

打死奸人

兩

奸婦

奸人刀

奸婦在

不徵

殺死

應捕人射死賊殺死

逃打死

燒埋

銀兩

賊人

拒捕賊

冬月
脫人
衣服
凍死

謀殺

○因奸謀殺本夫南京路李政等四人各報至元元年十月
內去何饅頭家喫酒與何饅頭妻同陳通奸當年十月內
李政說合何饅頭妻何阿安與劉天璋通奸在後劉天璋
對李政道咱兩個教算何饅頭咱要這兩個婦女做媳婦
此時說知二婦人至元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何阿安向李
政道俺小何城外拾橡子去了也李政與劉天璋前去殺
死何饅頭是寔 法司擬李政劉天璋所指係謀殺人已
殺事理劉天璋為首李政從而加功各合處死在卷何饅
頭係陳玉驅依舊例合徒五年仍於家屬處徵燒埋銀五

十兩給付苦主來解陳玉已要訖鈔二百兩合准燒埋銀
數餘數還主外據何阿安所招令奸夫將夫打死舊例謀
殺夫者皆斬各合處死 右三部呈劉天璋因奸殺死何
饅頭情理至重處死相應元受錢物准除燒埋銀數外據
何阿安所招同謀令劉天璋等將夫殺死各合處死劉天
璋何阿安在禁病死省議李政何阿安所犯係因奸殺死
本夫具二人俱各處死仍於元受打合錢內就除燒埋銀
五十兩給付苦主餘數還事主陳玉私財受財和罪犯為
係官司准告不合治罪
又太原路謝英招中統五年為頭與劉謝五定婚妻王丑

哥通奸不絕至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劉謝五與王丑哥
成親了當在後同謀許令將伊夫打死至元三年七月二
十一日夜賺出劉謝五踢打負痛椿於井內身死是寔王
丑哥招狀相同 法司擬謝英王丑哥所招同謀將夫殺
死各合處死苦主劉恩要訖燒埋錢鈔六定攔告体和官
司將謝英斷訖七十七下王丑哥三十七下舊例其本犯
應徒已決杖答者則以杖答贖直減徒年謝英等杖罪斷
訖別無已杖折死体例遂合處死燒埋銀五十兩於元管
鈔內除剋餘數還主右三部擬相應 省准擬
○因奸同謀勒死本夫 衛輝路備申汲縣解到奸夫李駟

兇奸婦劉阿翟為招至元四年二月內為頭通奸同謀於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用繩子將夫劉大戶勒死罪犯

奸夫李馮兒 法司擬除通奸輕罪外勒死劉大戶罪犯合行處死并追燒埋銀五十兩

奸婦劉阿翟 法司擬舊例妻謀殺夫者皆斬造意者

雖不行仍為首其劉阿翟合行處死 部准擬呈 省

准斷訖

○因奸同謀打死本夫

南京路申鄧州解到石山山為招

至元五年正月十四日為頭與傳歸鄉通奸在後本婦發

意與石山山同謀於三月二十日山山將伊夫小王打死

割斷兩耳教本婦認過罪犯并取到傳歸鄉招狀相同

石山山 法司擬即係謀殺人已殺事理舊例謀殺人已

殺者斬其山山合行處死追燒埋銀五十兩

傳歸鄉 法司擬舊例妻妾殺夫者斷罪無首從其傳

歸鄉合行處死所犯惡逆決不待時 部准擬呈 省准

○藥死本夫至元三年八月初三日東平路捉獲王簿兒與

甯丑姑同謀買生砒將夫張三四藥死罪犯 法司擬處死

○船上圖財謀殺至元十八年正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臨

江路申歸同到黃子先等為與在禁病死張狗子并在逃

劉大等五人將孫千戶冷百戶等八名殺死又撒於河內

滄死七名一起公事勘責得一千人各各招証詞因數內
犯人身死張狗子狀招係瑞州人氏不合於至元十四年
五月二十六日三更前後與稍工黃子先周子友李子富
劉大同謀各把孫千戶等船上軍器覷得孫千戶等睡省
有周子友用斧於孫千戶頭上斫訖一下衆人一齊下手
將孫千戶冷百戶孫大比軍二名并老小通殺死八名推
下水滄死七名却將船上人口財物分張被捉到官罪犯
是寔外見禁犯人黃子先周子友李子富狀招各與張狗
仔狀招相同按察司審復相寃咨請照驗事准此刑部議
得黃子先等所招殺死孫千戶等一十五人情犯皆合凌

遲處死外據徵燒埋銀數驗各賊殺死人數內於犯人家
屬依例均後給付苦主外在逃劉大根捉得獲歸勘依上
處斷施行呈乞照詳 都省議得黃子先周子友李子富
依准部擬處死燒埋銀數給付苦主請差官費元行文卷
前去本路參照令不干擬獄卒人吏將犯人黃子先周子
友李子富三人審問已招情犯委寃抑與本路總管府一
同將犯人防護至刑所對衆明示犯由依上處斷外據燒
埋銀數驗殺死人數於犯人家屬處均徵給付苦主及根
捉在逃劉大得獲歸勘依上處斷施行如是稱寃委有可
疑情節研窮磨問寃情咨來省府准此除外合下仰照驗

餘見後因奸殺人類

故殺

○喬勞抹死縣已至元二十五年江淮省劉准尚書省咨近
准來咨揚州路申歸問到泗州五河縣張應印殺死吳縣
尸一千人等招狀詞因送刑部議擬回呈到各各罪名都
省再行議擬連發咨發中書省

聞奏回准咨該於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奏過事內一件蠻子田地裏看守五河縣的張千戶小名的
受

宣的官人則那縣裏的官人吳縣令他的二十一件無体例
行來的勾令史每的頭現張千戶與本縣裏姓崔的連魯

花赤又一个姓陳的令史每的頭兒一處做一心這吳縣令根底說告着呵那裏的官人每這每根底監着問底其間裏這張千戶姓趙的禁子根底與了三定鈔肚皮那箇根底說晚夕吳縣戶睡着的時分你教我知者我殺那個殺了呵他自抹死也麼道你官人每根底說者兩個這般商量了呵晚夕那吳縣戶睡着呵那禁子睡着也麼道來說呵這張千戶起去了着刀子把那吳縣令抹死了來俺商量得這張千戶根底敲了他的家緣斷沒了斷沒了的於內一半那殺的人媳婦孩兒每根底與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又那禁子他是監的人要了肚皮教殺的人來他根底也獻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又那姓崔的達魯花赤張千戶根底與將書去我的伴當吳縣令你的二十一件罪過要告有麼道與將文書去來那其間張千戶回來呵姓陳的令史一處吳縣令根底却告的上頭那裏的官人每兩個根底監着呵為那般呵殺了人來俺商量得他根底八十七打了放了今已後向當裏不委付呵怎生麼道奏呵那達魯花赤是甚麼人有麼道

聖旨問呵回奏姓崔的漢兒人有麼道奏呵事沒這的每起有

馱了者麼道

聖旨了也又那姓陳的令史每的頭兒那殺了的人的筆体根底學着我少人的錢有更和人打官司有我自抹死也麼道這般捏合寫下文書那死了的人的懷教揣着來俺商量得他根底打一百七今後勾當裏不委付呵怎生麼道奏呵那的是最合馱的人有馱了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除將原行文卷咨發中書省分付已委官賣去外合行移咨即便差官與中書省差去官一同仔細參照原卷令不干碍獄卒將犯人張應邛等再三審問無寃同本路正官明示犯由欽依處斷具斷訖月日咨

來外擬張應邛財產一半沒官一半給付苦主家屬收管
禁子趙林原受欽三定五兩沒官開坐稱細咨來如是稱
寃依舊收禁聽候開咨事准此省府差官與中書省差來
官將張應邛等再三審問已招是寃別無寃抑於至元二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將各人押赴市明正典刑訖
○狹讎故殺部民大德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行臺劄付談提福建道廉訪司申南鈺路達魯花赤忻都
嚇要部民涂仲十欽五十定嗔恨令人告發到官請到私
宅窺圖性命衆証明白本官閉氣佯死不肯招承移准
御史臺咨大德五年七月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南釵路達魯花赤忻都余仲十小名的人為
交賊指省他的上頭五十錠狀皮與了有余仲十廉訪
司裏告着呵忻都使見識請喚到他家裏打死有行者再
差人問去呵明白推佯死從寔不招有交行者莽臺人差
好拿着硬問呵怎生麼道奏呵拿着硬問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差委監察御史牛從仕與本道廉訪副使張奉
議并行省所委官一同欽依歸問去後回呈取到忻都并
一千人等招指詞因得此施行間大德六年三月初三日
欽遇

詔赦除欽依外議得忻都係三品牧民之官貪財謀殺部民

余仲十性命差官欽依

聖旨便問其本人巧生奸計閉氣佯死推此奸惡情理切害無
有過於此者又係奸臣阿合馬親侄當時幸免誅戮僥幸
是職又復受賍謀殺良民欽遇

赦恩罪輕釋免據本人職役理合彈劾永不叙用庶合公論
再咨御史臺照詳呈奉中書省劄送刑部議得南釵路達
魯花赤忻都因事受賍挾恨原告人余仲十告發請入私
宅親手打死即係讎故殺幸遇

詔恩罪輕釋免擬合除名不叙倍追燒埋銀兩相應都省准
擬施行

○案據打死人係故殺皇慶二年九月袁州路奉 江西省
劉付近據來申潘壬一打死劉仁可事看詳稠木夾搥即
係堪以害人器杖非平善之家所有物件詳其所犯情同
故殺除下宜春縣將潘壬一監收外乞照詳得此移准
中書省咨來咨備袁州路申潘壬一打死劉仁可公事責
得潘壬一名天祥招伏皇慶元年八月初十日早有劉仁
可將券本縣立限發牌勾喚天祥為鐘奇叔告奮田事自
合依限出官却不合於石皮頭店內買到季季二牛肉飲
酒劉仁可酒醉要拿季季二牛肉解官發惡於店內木櫃
上取到稠木夾搥藏在右手袖內又行店前於劉仁可身

傍支立使用右手握住夾搥一根大頭在手極力禪開一
根大頭向劉仁可左後助打訖一下本人倒地隨即氣絕
身死本省看詳潘壬一與劉仁可素無讎嫌始因酒醉致
爭初無殺人之心若依本路所擬以同故殺論罪誠恐差
池咨請照詳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潘壬一所招因王首
劉仁可賚公文勾喚歸對鐘奇叔所告奮田公事與劉仁
可於酒店內飲酒劉仁可帶酒強奪牛肉此時為恐事發
將壬一連累以此本家取到稠木夾搥一個藏袖中把用
左手將劉仁可左手腕拿取拽將身體斜側用右手執起
前項木搥於劉仁可左後肋上打訖一下致將本人肋骨

二條打折隨即氣絕身死以此恭詳劉仁可雖曾言說要將李季二牛肉捉拿其潘壬一不曾回言本家取到稠木搥一个藏袖中把於劉仁可身边伎立猛將劉仁可左手拽將身体斜側於劉仁可左肋上打訖一下隨即身死事干故殺合咨行省照勘完備牒審無冤依例結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部省咨請依上施行

○持刃殺人同故殺皇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建寧路承奉福建宣慰司劄付承奉江浙省劄付未乘葉雲一因與張明爭鬪被張明孫推倒墮下騎壓在田將雲一頭髻揪扯連頭腦於田禾內連撞數下雲一拚掙不放尋思無可

抵敵省記原係尖頭雕刀有身用手扯下於張明膏脰戳傷致命身死原情勿無故殺情由犯在十月二十九日已前擬合釋放得此照得先為平江路申稟謝五身死公事移准中書省咨送刑部議得楊進謝五俱與劉阿王錢鈇宿睡謝五嗔怪楊進先到劉阿王床上獨卧將楊進頭髮揪扯搥倒在地行打楊進不能還打隨用原帶篋刀於謝五心坎盡力扎訖一下本人負痛身死以此恭詳楊進所犯即係持刃殺人事干故殺合咨行省依例結案都省除外咨請依上施行准此除另行外今據見呈省府相度葉雲一用雕刀將張明孫戳傷身死即係以刃殺人事干故

殺合下仰照驗依例施行奉此照得先據本部申議得葉雲一所招始與張明孫鬪毆就身扯下原帶鉄雕刀將張明孫膏脛左邊等處戳死原其所犯初無故殺情由擬合欵依釋放為事干通例具呈 江浙省行照詳及下本路將葉雲一牢固收管聽候去後今奉前因使府合下仰照驗依奉省劄事理施行

鬪殺

○踴打致死順天路申曲陽縣弓手張七於至元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因差史義伏道口拿賊為是不伏因鬪將本人踴打身死罪犯 法司擬舊例鬪毆殺人者絞合處死部准擬處死省准施行

○因鬪咬傷殺死平陽路娼女白要奴因與小鄧相爭猝扯官宿於本人右手中指上咬傷辜限外身死刑部呈奉到尚書省至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劄付擬斷白要奴合得本毆罪犯七十七下單衣受刑

劫殺

○反獄劫囚至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兵刑部據益都路申
捉到賊人單二於高密縣牢內劫取賊人武二在逃將禁
子打傷罪犯法司擬徒五年部擬九十七下 省准斷訖

誤殺

○因闖誤傷傍人致死三起至元二年四月 濟南路歸問
到韓進狀招因與親家相爭將棒於在旁馮阿蘭右肩上
誤打一下因傷身死法司擬即係因毆闖而誤殺傷論至
死者減一等合徒五年部擬一百七下 省斷七十七下
徵燒埋銀

○又濟南路申邢孫兒招伏因為不見鉄坎有妻將孫兒抵
觸用剔火棒將妻毆打有嫂二劉外女救獲錯於劉外女
頭上打傷辜外身死罪犯 法司擬即係闖毆誤傷傍人
事理辜外身死合杖九十七下 部擬四十七下行下斷

訖

○又江西行中書省據龍興路申移准 中書省至元二十年
九年咨文張成二因與劉受二相爭張成二用脚誤傷解
勸人劉萬一陰囊上踢訖一下因傷身死擬斷一百七下
追徵燒埋銀給主

○誤打死人至元五年七月 尚書刑部處濟南路申軍戶
李在與張二家作送女家有人攔障相爭用石頭誤將夫
子王大打死送刑部議得犯人李在既已在禁病死擬於
家屬處徵燒埋銀給付苦主

○至誤傷佃婦致死尚書刑部呈奉到 中書省至元七年

九月初五日劄付該為東平路汶上縣戶忙兒為帶酒與
妹尸三姐相爭用器杖行打誤將佃客李二嫂打傷致死
省部相度議擬本人斷七十七下依例追燒埋銀五十兩
給主

○驚死年幼至元八年七月日 尚書刑部來申南樂縣弓
手張全因捉賊人趙三嫂^樓尋賊馱皮驚死韓成男五兒事
責得張全招伏不合於韓成屋東賊馱皮將墜石止有盛
粥瓦盆一个拖下就地搗碎韓成男五兒於西間啼哭以
致嚇得因驚搗身死又不合將趙三頭髮捽着在地出門
來用鉄瓜子及棒子泐身毆打又不合要訖韓成熟牛皮

半張并靴材事發回付又不合於南樂縣招責不寔罪犯
省部議得張全所犯因搜賊人趙三驚死韓五見即係被
差應捕之外提取要韓成熟牛皮靴材既已回付難議治
罪止據將趙三用鉄瓜毆打并南樂縣招責不寔量擬四
十七下合下仰照驗施行

○驚死年老至元二十年正月江西行省審囚官呈袁州路
歸問到鄭祥史告小劉因來宋季可酒店內搜酒被小劉
將表叔彭信之喝罵因此驚嚇跌倒在地身死委官檢復
勘當無議得犯人小劉所招已死人彭信之並不曾與小
劉爭鬧自驚跌死止據小劉罵詈罪犯量擬斷三十七下

呈奉 省准斷訖

○用鉄棍於被上打死大德五年四月十一日 江西行省

准 中書省咨來咨袁州路申分宜縣公使人張福勾追
不收田畝人黃云二張福轉覓陳勝前去勾喚得黃云二
不在勾到佃戶袁層二沒路裏私在逃於大德二年九月
十七日天色微明陳勝去到袁層二家房內見本人睡卧
未起用元將鉄棍於所蓋被上馱打一下致將伊一十六
个月女袁成娘打傷身死取訖陳勝招伏欽過
詔書合無釋免燒埋銀兩未審追給咨請照驗准此送刑部
議得陳勝所招因勾黃云二令袁層二代名出縣本人裹

私在逃再去表層二家勾喚隱見表層二夫妻睡卧未起
用鉄棍於被上馱打一下以致將表成娘打傷身死即係
過悞罪經欽遇

詔書釋免燒埋銀兩依例追徵給付若主相應都省准擬請
依上施行

○打死強要定親媒人天德七年三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

省咨御史臺呈行臺咨江西廉訪司申龍興路奉新縣見
禁罪囚羅阿余狀招大德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有夫羅仲
一因病身亡至七月初二日有鄧成二將引雷九用擔一
條擔得餅麵等物稱是鄧^鄧定五將此茶餅定你為妻余整

執不受與鄧成二互相奪爭木擔於鄧成二心睚偏右獨
傷身死看詳江南風俗燒薄婦人有夫尤受雇於人夫亡
不嫁者絕無有今羅阿余舅姑未亡鄧成二強下聘財本
婦不受定所難得若同凡人以鬪毆致命論罪何以勸示
當世如准江西廉訪司無^所擬量情斷決用表貞烈亦厚俗
之一端本臺看詳若依行臺所擬相應具呈照詳送刑部
議羅阿余夫亡家貧撫養孤幼不願改嫁其鄧定五欺凌
寡婦圖要為妻使令鄧成二作媒二次不從各人持^持其亮
惡主媒昏賴又行強送定物所以相爭為鄧成二先行法
身踢打本婦不憤就用相奪木擔於鄧成二心睚偏獨傷

因而致命原其所犯終無故殺之心若與其餘鬪毆殺人
一体論罪但涉^{大重}歎^詳合准臺擬量斷六十七下相應具
呈照詳都省議得羅阿余所犯情實可憐量決四十七下
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戲殺

○船邊作戲淹死濮州儀館陶縣申歸問到王狗兒狀招至
元四年七月初八日飯時與焦大等并身死翟二於船頭
上坐地有翟二於船東邊上坐地探身用手於水面上拿
取瓢子狗兒為常與翟二相戲作耍狗兒於本人背上將
上截布衫兒扯着右手於翟二臀片底往前推了一推不
意脫手將翟二推在河內淹死罪犯 法司擬王狗兒即
係所犯戲殺事理舊例戲殺傷人者減鬪殺傷二等謂以
立共戲而致死傷者雖和以刃相乘高履危及入水中以
故燒傷者准減一等其王狗兒合徒五年決徒年杖一百

仍依例徵銀五十兩給付苦主充燒埋之費 部擬王狗
見決杖一百七下徵銀五十兩

○因戲殺人至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書刑部符文高萬
奴狀招與張歪頭相撲作戲萬奴用拳於歪頭左耳近下
侵咽喉打訖一下倒地身死 省部相度量擬九十七下
仍徵燒埋銀給主

○戲殺准和至元十年十一月兵刑部符文太原路來申陳
猪兒於至元七年十一月初一日與小舅趙羊頭作戲相
奪乾麻因用右拳將趙羊頭後心頭打了一拳死了救不
得活用昏麻子繩拴了趙羊頭項上推稱自縊身死皆未

到家問出前因郭和等休和陳猪兒休妻趙定奴又趙旺
交訖陳猪兒父陳貴准折鈔二十七兩至十六日休罷二
十四日趙羊頭屍首埋殯了當不曾初復檢至閏十一月
內為爭私和物折鈔店舍事發到官捕到一千人招証完
備申乞照驗得此省部照得先捷大名府申徐斌毆死張
馱兒伊母告攔不曾檢屍受訖私和錢物呈奉 都堂鈞
旨既張馱兒母阿許自願告免不須理會錢物亦無定奪
今未本部公議得陳猪兒所招與小舅趙羊頭於河下撒
麻羊頭與猪兒鬪爭作戲赶上與趙羊頭相爭用右拳於
後心打了一拳本人合面倒地身死止是因戲致傷人命

私下要訖陳猪兒店舍地基牛馬准作錢物更令陳猪兒與趙旺微兒寫立文字休罷不曾檢驗屍埋殯了當在後因爭私和店舍事發追問若陳猪兒依已定斷却緣有徐斌毆死張馱兒休例其陳猪兒所犯與徐斌無異以此恭詳擬合依例擬准私和是為相應呈奉 都堂鈞旨送本部准擬施行

過失殺

○走馬撞死人中都路申為李三丑馬撞死田决活取得李三丑收抬至元四年正月初二日為是節假三丑請相識喬令史於開座子賣酒燕家內買了酒四攤一處喫罷至上燈已後罷散三丑與喬令史相逐各騎座馬足還家有喬令史前行三丑後行為是天晚街上無人行往有喬令史前面緊行三丑隨行恨趕到憫忠寺後不防有一男子投西來三丑為馬行得緊又為月黑委是不見將前項男子田决活撞倒身死 法司擬三丑所犯即係於城內街上無故走馬以故殺人情犯舊例於城內街巷無故走馬

者答五十以故殺傷人者減鬪毆殺傷一等其李三丑合
徒五年 部擬量決七十七下准法擬追錢 省斷准擬
徵錢二百貫與被死之家

○又尚書刑部據益都路申歸問到谷乞駙狀招因與軍人
楊林相合同一往解村下二家內取妻原情縫補襖褙又
去解村為見天晚恐怕趕不上城門於大路上加鞭走馬
趕上朱阿郭等勒馬避避不迭以馬頭於朱阿郭脊後撞
傷致命身死犯罪乞照驗事省部擬定罪名呈奉到
尚書省劄付據谷乞駙所犯量情擬決九十七下追燒埋
銀五十兩給付苦主

○軍碾死入中都路申為秦丑斫劉賽兒等車碾死回回也
速取到秦丑斫劉賽兒各狀招行駕車碾前來中都送納
蒿單到六家店南有回回也速騎馬走於丑斫車前繩索
內馬驚將回回也速掉在地上仰面仰了有馬撞着拽車
牛隻其牛驚走攔當不住其車左脚子於回回也速當膏
碾過丑斫等只合喝住車牛回來將也速救護却不合不
行回來救護以致身死合得罪犯 法司擬舊例於城內
街上及人眾中無故走車馬者答五十以故殺傷人者減
鬪殺傷一等等若有公私速要者不生以故殺傷人者以過
失論減二等其驚駭不可禁止而殺傷者又減二等等若便

依准因車馬驚駭殺人減過失四等合徒二年半聽贖檢
 擬緣法議止是處分於城內街上眾騎頭足因而驚駭不
 可禁止以致殺傷他人者方合於此定罪今秦丑厮等於
 大道上行駕車輛回回也速走馬自不能禁止入車繩索
 內馬驚落馬其馬奔走以致牛驚攔當不住將也速碾死
 即是本人自犯其秦丑厮劉賽兒不合坐罪止擬不曾喝
 住車輛將也速救護罪犯詳情係不應得為而為量情事
 重依舊例其秦丑厮為首合杖八十劉賽兒為從減一等
 合杖七十 部准法司擬 省斷秦丑厮二十七下劉賽
 兒一十七下

○馬駕車碾死東平路申孫珍室招狀於至元五年閏正月
 二十三日眾趕本使馬群五十四足上道行為有落後馬
 足用鞭子馱打鞍鞅驚趕有踏踐座土塵朦昧其馬驚撞奔
 走將李小一車馬驚下道以致將李小一姪男李表住碾
 死罪犯 法司擬合問畜產驚駭不可禁止殺人事理合
 徒二年半贖銅一百觔折鈔二十貫入被死之家本部行
 下本路斷訖一十七下不曾徵贖

射鹿射死人大安州申奉到 中書刑部至元七年四月
 二十一日符文為李猪兒首告因射鹿將劉伴叔悞射傷
 身死伊父劉福要訖人口車牛地土等物為此追徵車牛

人口地土給付李猪兒亦將本人斷訖四十七下減半徵
燒埋銀兩給付收管

○神刀傷死至元八年四月 奉 尚書省劄付來呈備濮
州路申康于見狀告高師婆用神刀於男黑厮左頭上斫
傷身死歸問得高阿宋狀招不合於至元九月初十日未
時於張老家內祝神阿宋請下五嶽太慰神將阿宋竹省
不覓被原把神刀尖於康黑厮左額角抹傷風身死干連
人老張指証相同再送刑部披詳回呈高阿宋所犯合同
過失殺人事令聽贖以此公議得高阿宋所犯量決五十
七下追徵燒埋銀五十兩給付苦主移准 中書省咨准

呈施行

○控馬悞傷人命至元十年閏六月十三日中書兵刑部符
文朱牛見控馬踢死張十問馬主榮小二稱馬是係家主
駒兒自來性善控處又不得人經行道路省部相度難議
斷罪合行革撥

○射要鷓見射死人中書兵刑部至元十年十月十九日符
文為弓手趙九侄因與馬帖鄭黑厮射虎回栗林內一同
射要鷓不防樹枝將節樺住將馬帖射傷身死議得季九
住所犯即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既是本人無慮合
同過失擬罰鈔一定與被死之家充燒埋之資若主私和

二百九十五貫除一定外餘上鈔追還奉主

○使鑿折傷人至元二十八年十月日 中書省部 州申

歸問到丁五見狀招至元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有伯父丁大病死房屋窄隘無處停屍五見使鑿韓二使快於臨街板踏門裏折毀燒餅炉子不合為是伯父丁大身死心中煩惱誤於韓二右手腕近上折傷於六月初九日身死本路議擬中間委無故情擬決四十七下乞照驗得此議得丁五見所招即係過失別無故犯情意難議定罪擬於丁五見名下追中統鈔五定給付善主充堂之資呈奉中書省判送該蒙 都堂鈞旨仰下合屬就取善主准狀施行

殺親屬

○打死妻 二起東平路申歸問到洛州陳瓊招狀不合先為

妻司嬌嬌與陳二通奸立到生死文字不曾告官至元二年四月十五日使妻喂馬不伏相事因此將本婦毆打不多時身死罪犯 法司擬即係與妻先不安諧因有罪而毆傷身死事理舊例毆傷妻者減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論即先不安諧因有罪而毆死者徒四年其陳瓊合徒四年無與善主某人葬埋銀鈔數已作埋殯服飾不須徵償部擬本婦先曾犯奸又不從使喚量決九十七下 省擬決七十七下

○又濟南路申備棣州申歸問到趙馱馬招狀不合於至元三年二月初九日因為妻哇哇藏着主麵饊罵本婦人哇哇還罵馱馬用柱杖隔箔帳將妻哇哇頭上擻了一下在後因洗頭風搗身死罪犯 部擬量情杖一百七下燒埋銀既是同居不須追徵 省斷七十七下

○殺死妻延祐二年八月 日承奉 行省劄付來呈建寧路歸勘到李孫破死妻蔡佛姑犯人李孫狀招皇慶二年三月內因為過活生受有妻義父蔡林並妻蔡佛姑嗔責不行求起衣飯時常將伊弃逐打罵本月十三日托周德等對蔡林說稱將妻蔡佛姑離還改嫁致爭妻蔡佛姑不

容同宿疑與晚爹蔡林私通遂於房前摸得木柄鉄斧進入房內用斧腦於妻蔡佛姑左額角打訖一下用斧刃於面上連砍數下氣絕身死追勘欵遇釋免情法相應乞照詳近據池州路申霍牛見扎死妻阿常欵遇釋免移准中書省咨來咨池州路備東流縣申霍牛見狀招為飢荒關食將帶老小流移赴於皇慶元年六月十二日到東流縣有同伴岳仙等問牛見取討得章馬戶家飯錢未鈔六兩牛見虛稱不會討得岳仙將牛見行打有妻常三姐松路毀祖罵詈又道你喫人打罵做不得男子漢我每日做別人飯食被人欺負本擔行旅行羅復從原路往北去

了以此發惡飲酒未醒手執木棒於妻阿常左腮朕連耳打訖一下昏暈倒地又用小尖刀於本婦腦後偏右扎訖一下戳入本婦咽喉挑斷食氣頭身死池州路擬減等杖斷一百七下施行間欽遇

詔敕咨請回示送刑部照得大德十年三月初七日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呈大都路備順州申王文書狀招大德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帶酒為妻紀秀哥不肯做飯將伊毀罵索要休書又猜本婦與人通奸以此用刀子於秀哥咽喉嚙上刈訖一下身死避怕重罪撒於井內虛作自抹投井身死本部議得王文書狀招雖係故殺難與常人一体

定論參詳王文書如量情減一等杖斷一百七下燒埋錢不須徵理相應奉都省鈞旨准呈連送依上施行奉此議得霍牛兒所招因流移公路有妻常三姐毀祖罵詈本婦我死活不跟你去復從元路往北去訖以此發怒帶酒嗔恨將木棒於阿常左腮朕連耳打訖一下又用小尖刀於腦後扎訖一下於咽喉挑斷食氣嚙身死罪犯若以常人故殺結案切緣霍牛兒終為妻毀祖罵詈矣伊還家以此殺死比例合准池州路所擬杖斷一百七下燒埋銀兩同居不須追理都省咨請依上施行奉此照得先據本路申李孫所招因妻蔡佛姑矣逐見曾本婦義父蔡林行打其

妻蔡佛姑又不與上床睡卧因此用斧頭將本婦殺死罪
犯初無故殺之情難與常人一体定論比例將李孫釋免
相應具呈照詳劄付本部聽候去後今奉前因仰依奉省
劄內事理施行

○打死婿濟南路申歸問到劄全為招至元三年正月二十
一日使令女婿掃地節谷不多時聽得父劉聚稱我掃的
寬者孫重二罵我瞻着眼睛見甚麼以此全用棒并拳脚
將孫重二打傷至後响身死罪犯 法司擬即係因鬪殺
婿事理舊例總麻三月為妻之父母者一同又舊例若尊
長毆卑幼折傷者總麻減凡人一等死者絞其劄全合行

處死仍徵燒埋銀數 部准擬呈 省斷將劄全流去迤
北鷹房子田地仍於家屬徵燒埋銀兩給主

○打死男婦濮州申取責到王阿李狀招有男婦邢茶哥搥
下袄子一个两个縫不出來阿李於至元五年九月十六
日着言教道本婦不伏到將阿李抵觸回罵有男婦邢茶
哥見懷八个月身孕阿李自合着言嚴教却不合使用挑
火棒於邢茶哥左右兩肋亂行毆打了三四下以致因患
肚裏痛疼於二十日着床動止不得至二十二日五更前
後致命身死罪犯 法司擬舊例即毆子孫之婦令廢疾
者杖一百死者徒二年其阿李因打男婦邢茶哥致死所

犯罪徒二年決徒年答五十單衣受刑 部擬量決三十
七下單衣受刑行下本州斷訖

婦至元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中書兵刑部來申軍戶賀
林告親家母張二嫂將女丑兒非理打罵身死責得張阿
趙狀招不合先為親家賀林遺火將本家原與男婦物件
燒訖不肯給還以此挾恨於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四日為
男婦賀丑兒偷訖燒餅將本婦膊頂按在坑上揭去衣服
於臀片上用杖子打了數十餘下倒在火內將肩甲脰膊
燒破虛稱火燎瘡疾又於十七日賀丑兒偷食冷餅依然
揭去衣服用杖子於帶腫赤右臀片上打了五六下以致

臀片上下腫赤瘡發串徹於腰致命身死罪犯結案申乞
照詳得此省部議得張阿趙所犯量情擬決四十七下單
衣受刑燒埋銀兩既是同居不須徵理

殺卑幼

○滄死親女至元三年七月真定路申何賽哥狀招至元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將女定哥犯去撒放滹蛇河內滄死罪犯法司擬舊例子孫違法令而祖父非理毆死者徒一年部擬決五十七下呈奉省劄准擬斷訖

○滄死有罪曷益都路申歸問到彭仙招狀不合為彭友不孝與房弟彭忠姪彭顯同謀綁縛招捍撒於河內滄死取到一起招狀詞因

彭仙 法司擬彭友將伊又毆打毀罵本犯應死彭仙所犯原情可恕 部擬免罪呈 省准免罪

彭忠彭顯各招不合為彭友不孝與伊父彭仙商量將
一人綁縛撒於河內淹死罪犯 法司擬各合徒
五年決杖一百仍徵燒埋銀數 部擬各決一百

七下 省准擬

彭深招狀同 法司擬徒四年決杖九十緣本人年七
十八歲依舊例合行收贖全徵元宝鈔二十貫文
入被死之家 部擬收贖四十貫入被死之家

省准呈

彭欽見彭軍見肖興彭外見王黑駝各狀招為從招撰
彭友到河 法司擬合徒四年 部擬各決七十

七下 省准呈

○帶酒殺無罪男上都路申歸問到興州王得祿招狀不合
帶酒用刀子扎死男牛見罪犯 法司擬舊例子孫違犯
教數令而祖父父母父母用刀殺者徒一年半故殺者加一
等其王得祿合徒二年決杖七十 部擬准決七十七下
省准擬呈斷訖

○溺子依故殺子孫論罪延祐四年正月建寧路抄錄到至
元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福建道肅政廉訪司准分司李
朝列牒該巡按至浦城縣照刷出本縣文卷內一件至元
二十九年六月孝悌里張次十狀告至元二十七年十月

十三日族人張煒同妻阿黃將男張朴妻阿詹產下男子
不容洗養於桶中溺死公事議行間又據前福州路閩清
縣尉張寧呈南方之民有貧而不濟或為男女數多初生
之時遽行溺死浦城之風為此獨盛得此泰祥父子之恩
至重死生之節非輕既前人世非命夭殤上違天理下戕
人倫惡莫大於此矣當司除已省會本縣親勾張煒等到
官歸問明白申覆合干上司詳斷及令本縣戶傳承務常
切叮嚀誠諭細民使知父子之道仍多出文榜禁治合後
若有所生男女不行舉養者許諸人告發到官以故殺子
孫論罪隣祐社長里正人等失覺察者亦行治罪牒請行

移合屬禁治施行准此移牒各處官司依上禁治施行又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福建行省據前福州路閩清縣尉張
寧呈切謂天地之間又最為貴既得人身以生為重江南
風俗間有等頑愚之人或因男女數多因家貧不給於嬰
孩初生之時多不養育以水滄溺寘之死地為父母者此
用心哉敗壞風化莫此為甚至元三十年本道肅政廉訪
分司副使孝朝列巡按到浦城縣已經具呈前事雖蒙出
榜禁約今後如有似前溺死之人許諸人告首到官犯人
依故殺子孫論罪隣祐里正主首有失覺察並行治罪外
切緣此風在在有之今來若不言告者府元憑禁治殊負

聖朝好生之大德乞賜遍行合屬多出文榜一体禁治非惟丁
口增添抑且敦美風化寔非小補羔乞施行省前相度人
倫之道父子至親頑愚之徒反道敗常惡莫大焉寔傷風
化今據所言誠為允當合下仰照驗多出文榜遍行合屬
嚴加禁治如有似前溺子之人諸人首告到官取問是寔
依理斬罪主首社長隣祐有失覓察亦行治罪奉此到官

奴殺主 見諸惡惡逆類

殺奴婢娼佃

○殺放良奴至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省判送下制國用

使司呈楊珍為放良驅口邢粉兒年限未滿逃走捉獲打
死罪犯 法司擬鬪殺人者絞舊例主驅放良奴婢因傷
致死減凡人四等合徒二年半 部准擬七十七下
省准斷訖

○打死無罪驅衛輝路申歸問到東平路住坐探馬赤張可

見不合於至元五年七月初五日為失了馬足用秋筋疆
打死驅婦燕粉兒私下立與李留住全家放良文字 法
司擬若依殺驅斷罪似涉太重合無依准放良將犯人免

罪部准擬呈 省准

○殿死有罪驅至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承奉 中書省判
送斷事官呈審問到昔刺狀招不合於至元五年三月內
將引次妻并驅婦乞赤斤前去上都住生至六月二十七
日昔刺因與脫歡等於本家飲酒有妻岐危失言道乞赤
斤小產了昔刺回道我不曾收拾那裏得小產來問當本
婦抵諱不肯寔說以此用劈柴於乞赤斤公身並頭上亂
打因傷身死 法司擬昔刺所招即係奴婢有罪而毆致
死事理舊例奴婢有罪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
殺者徒一年若有愆罪決罰致死者勿論令昔刺為驅婦

乞赤斤無夫有孕用劈柴毆打因傷致死難同故殺合得
有罪毆致死其昔刺不合治罪本部叅詳昔刺驅婦乞
赤斤無夫小產自合赴官陳告別無驅口有罪自打致死
体例其昔刺不行赴官陳告自用劈柴公身并頭上亂打
致死暗行埋葬難擬無罪據昔刺所犯量決二十七下呈

省照驗

○至打驅死至元十一年正月奉

安西王令旨王相府來申備神木縣申軍戶王美狀告有弟
王仔為驅口王錦鋤田間下草苗令同驅王興打了兩三
下當夜有驅王錦用櫻頭將弟王仔并驅王興俱各打死

有王錦在逃初復檢得王仔等委是打死後王美捉獲王錦用棒於遍身亂打王錦因傷身死本府照得王美打死驅似無定罪乞照驗為此議得王錦先將本主弟王仔又將一般驅口王興二人打死所犯已該極刑雖王美不請官司將王錦致打因傷身死難議定罪仰疎放施行

○良人殺驅至元七年中都路申獲三五於至元六年八月初一日與周仲義驅男王小狗相爭撲肉將本人用肘膝於不便處踢死 法司擬良人毆傷他人奴婢減凡人二等合徒四年依例於本人名下徵銀五十兩 部擬量決一百七下徵銀呈 省准

○第毆死兄所寵婢至元十月六月十五日 中書兵刑部

符文該唐忠招狀兄唐太至元六年七月內買到婦人一名喚龍嫂收為妾生到小廝一个至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龍嫂將母阿李輪到毆罵母令忠踢毆身死罪犯省部詳議得龍嫂將唐忠母阿李輪到毆罵口令唐忠毆打身死難議治罪呈奉 都堂鈞旨准擬施行

○打死同驅龍興路申歸問到李含兒驅口王黃頭招狀不合為一般驅王宜兒為王頭不行逃去欲將黃頭父子內打死一个燒埋房舍以此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夜先將王宜兒用棒打死於場上埋藏罪犯 法司擬同主奴

婢相犯致死而主求免者聽減本罪一等合徒五年決後
年杖一百 部下本路勘當得本生願求免擬杖一百七
下呈 省准斷

○打死同駝獸了者至元三十年正月 中書刑部 中書省
劄付來呈議得廣平路歸勘到打死同駝劉狗兒犯人路
黑廝理合處死燒埋銀即係同居相犯不須追理 部省
准擬於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奏奉

聖旨節該獸了者欽此

○殺死娼女至元五年閏正月二十一日 尚書刑部為太
原路申智真殺死元做伴娼女海棠罪犯本部照擬殺他

人奴婢徒五年擬決杖一百七下呈 省准斷訖

○主戶打死佃客大德六年七月 中書省劄付來呈山南
江北道肅政廉訪司申照刷出湖北宣尉司文卷內一件
傅汝明因為佃客李小三不伏使喚致傷身死移准 中
書省咨送刑部議得傅汝明所招為佃客李小三不送文
字打傷身死私和埋葬別無檢到屍

○傷兼本人別無故殺情意二次欽遇

詔息北例欽依釋免仍追燒埋銀兩給付苦主其有餘人等
革撥相應今來看詳即今奉使不請官司毆殺死擄買驅
奴獨然治罪蓋因而妄傷故也良人毆死他人奴婢例斷

一百七下今江浙之弊貧民甚多皆是依托主戶售雇或
佃他作客過日即非客戶實致驅奴亡家已前主戶生殺
視佃戶不若草芥自歸附以來少革前弊斟酌時宜禁止
尚恐不能若以前例杖斷追燒埋銀似啟權豪兼并之家
妄殺無辜佃客之人垂歷代殺人無赦之禁理合講究定
例都省議得地主毆殺佃客其情輕重不同難議一体定
擬今後若有違犯之人追勘完備廣訪司審復無冤依例
結案至日詳斷仰照施行

因奸殺人

○打死強奸未成奸夫東平路申歸問到成武縣祇候人李
松為招至元二年三月十二日隨逐邵縣令夫人上墳帶
酒將把槐棒一條還家聽得屋內妻阿耿叫道這先生好
沒道理道這般言語松入屋內見陳宝童帶酒與妻阿耿
用手將衣裳厮拌定問得妻阿耿稱道這陳宝童抱着我
道咱两个睡些箇去來松發意用棒將本人行打又用拳
脚踢打以致本人身死罪犯部擬合行處死并徵燒埋五
十兩呈奉 中書省劄付差斷事官曲出高宣使前去審
斷本人稱冤就問得狀稱委寔親見陳宝童按着妻阿耿

腰上將本人毆打身死成武縣張令史取狀本人道若你說這話你出醜則道扯着待強奸來也好以此隨張令史言語招訖及李阿耿張令史各各招狀是寔

正犯人李松 法司擬舊例諸奸者雖旁人皆得捕拏以送官格法准上條捕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捍而殺或折傷之各從鬪殺傷法罪人本犯應死而殺者徒五年又招節次指責不寔舊例詐三品官司不寔杖六十事發更為合行累科今李松合得本罪徒五年并重犯杖六十仍於本人名下追徵燒埋五十兩部擬量情決六十七下徵燒埋銀五十兩省准比及

聞奏以來將李松召保疎放李松妻阿耿 法司擬舊例強奸婦女不坐避怕監收要罪止說陳空童將衣裳拌着若擬不寔定罪緣已被強奸今雖有招涉不合治罪部擬呈省准免罪

○打死定婚夫還活濟南路申據棣州提解薪留住為招至元三年四月初一日與孫歪頭定婚妻慈不揪通奸在後曾對本婦道我打死你歪頭你與我做媳婦不揪道你敢打死呵我便與你做媳婦以至至元四年三月初八日將孫歪頭賺到城上推下來為不死將本人用磚棒打死次日還活罪犯並取得奸婦慈不揪招狀相同

斬留住 法司擬即係謀殺人已傷事理舊例謀殺人
已傷者絞斬留住合行處死 部准擬呈 省准呈

斷訖

慈不揪 法司擬舊例和奸有夫婦人徒二年係輕罪
又舊例丈夫依礼有三月庙見有未庙見或就婚等
三種之夫並同夫法其有尅吉日及定婚夫等准不
得違約改嫁其餘相犯並同凡人今慈不揪係孫歪
頭定婚妻合同凡人謀殺人為從不行事理已上謀
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絞
不加功者徒五年又為從不行減行者一等其慈不

揪從而不行減行者一等合於絞罪者上類減二等
合徒四年去衣受刑 部擬杖一百下 省劄准
擬斷一百下仍將元受財追還別求妻室在後孫
歪頭父孫福告無錢另求新合無乞將本婦斷訖交
付與男為妻 省照依已行杖數決訖分付與孫歪
頭為妻

○因奸殺人偶獲生免東平路歸問到閔興見狀招不合與
孫贖見妻梁當見通奸於至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
拐帶本婦在逃於二十二日用棒將梁當見打死至天明
本婦還活在後因傷双脚脫落罪犯梁當見招狀相同

閔興兒 法司擬謀殺人已傷事理舊例謀殺人徒三年已傷者絞閔興兒據 部准擬呈 省准擬斷訖

梁當兒 法司擬舊例奸有夫婦人徒二年又和奸本條無婦罪名者與男子同合徒二年來申勘當得本婦兩脚脫落係二肢廢舊例二肢廢同篤疾又舊例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時老疾依老疾論又舊例年八十以上及篤疾犯及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餘皆勿論其梁當兒所犯不係盜傷人之罪 部准呈訖 省准呈免罪

○殺死奸夫 東平路歸問到濮州館陶縣張馱兒狀招至

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親獲妻戴引兒與劉三於本家屋內通奸欵行捉獲有劉三攢^住馱兒頭髮恐氣力不加用刀子扎了劉三一下今人走到東河邊身死罪犯奸婦戴引兒狀招相同

戴引兒 法司擬舊例奸有夫婦人徒二年婦人與同罪其戴引兒合徒二年決徒年杖七十去衣受刑 部擬量情決八十七下 省斷杖一百七下

張馱兒 法司擬舊例和奸有夫婦人雖旁人皆得捕擊以送官司而罪人持杖招得其捕者格殺之及走逐而殺者勿論令張馱兒就奸所捉獲其劉三到將

張馱兒頭髮捩挽不於拒敵上被張馱兒用刀子扎傷身死其張馱兒雖有招狀不合治罪 部准擬 省准免罪

○打死奸夫不生元貞二年七月 江西行省據南安路申任閩兒於奸所捕獲奸夫權令史不行送官却將本人綁縛行打因傷身死罪犯從本路擬定申省將任閩兒鎖收聽候梁娥兒別無待對事理先行摘斷府司除將梁娥兒斷八十七下擬將任閩兒斷六十七下乞照驗得此照得權令史與梁娥兒通奸伊夫任閩兒於奸所捕獲奪到權令史所執木拐棒於權令史顛門上打傷本人又行爭鬪

用麻繩綁縛行打因傷身死議得致命去處係始初捕獲時顛門上打傷之痕難擬治罪外據奸婦梁娥兒已行斷訖別無定奪仰照驗施行

○殺死盜奸寢婦奸夫冠氏縣申歸問到張記住狀招至元五年七月十二日晚記住於馱屋內宿睡喂馱妻王師姑於西屋北間宿睡至五更起來見妻王師姑對母阿高告說伊姑舅兄楊重二來房內暗地欺騙我來以此挾恨將楊重二用刀子扎死罪犯王師姑與張記住狀招相同狀稱當夜五更師姑床上睡着有人將師姑驚寤想是夫張記住以此道明白也不做生活去呵却來睡則麼本人不

曾言語上床將師姑奸罷用手摸着頭禿才知是楊重二
本人走了告說婆阿高是寔 法司擬舊例強奸有夫婦
人者絞今被張記住用刀子扎死即是殺死應死人捕罪
人已就拘收及不拒捍而殺各從鬪殺傷法用刃者以故
殺傷論罪人本犯應死而殺者徒五年其張記住合徒五
年決徒年杖一百 部擬杖一百下 省准斷訖

○男打死母奸夫至元八年正月 尚書省掾刑部呈真定
路歸問得郭馮兒因為王聚欺父郭喜眼昏與母阿趙通
奸不絕遺^遺妻父郭喜出外乞化曾得^文為我報讎語句以
此懷恨在後因去探家文見王聚與母阿趙一處喫飯是

馮兒將王聚肩上打訖一下本人起來拿摸擔子還擊馮
兒用棍棒行打致死罪犯本部擬得擬將郭馮兒斷七十
下奸婦阿趙郭八十七下去衣受刑干犯人郭喜免罪
仍勘當元要王聚錢物折鈔二十兩如有見在追付王聚
家屬如無免徵乞照詳 都省奏詳仰將郭馮兒決五十
下全准 部擬施行

○傍人毆死奸夫至元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該來呈浙西道宣慰司呈平江路歸到到吳千
三狀招不合於至元十五年九月初一日因為周千六嚇
奸蕪小二男婦吳二娘勸和上被周千六用瓦鉢頭毆打

其吳千三却用紅油棍於周千六左耳邊臉上打訖一下因傷於初二日身死有伊父周小十一受訖油米并物將屍燒燬了當按察司審問是寔除將吳二娘先行摘斷外吳千三所犯比依大名府徐斌毆死張馮兒伊母阿許受訖錢准伏例擬將吳千三減死流遠咨請照驗為此送刑部議得已死周千六生嚇奸人挾恨尋鬧將勸人和吳千三毆打致係本人還打避遁身死其伊父周小十一不欲告官自願休和將屍焚燬即與徐斌毆死張馮兒伊母告休事理一体若依全免其吳千三終是用棍將周千六還打擬死比依前例頗重以此叅詳將吳千三量情杖斷一

百下徵燒埋銀五十兩給付苦主相應都省准擬施行
。 賺推顛死奸夫中都路申歸遵化縣投解到孔四兒為招至元四年四月十三日拐帶王君義男婦劉當哥逃於潮陽洞通奸極坐十八日為恐事發將本婦賺到石崖下顛死罪犯 法司擬除通奸係輕罪外顛死本婦罪犯合行處死徵燒埋銀五十兩部准擬省准斷訖

。 殺死奸婦 二款 真定路申歸問到冀州新河縣軍貼戶孫伴哥狀招至元四年七月內為頭與劉孫兒阿戶節次通奸至至元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夜就阿戶家內欲將本婦奸耍不肯隨順上用斧將阿戶砍死罪犯 法司擬除通

奸係輕罪外殺死本婦罪犯合行處死仍追燒埋銀五十
兩 部准擬呈 省准斷訖

○打死犯奸妾至元五年東平路歸問到李室狀招不合於
至元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就奸所親獲妾陳丑見與盧
伴叔通奸將婦本毆因打傷身死 法司擬即係妾有罪
而毆打邂逅致死事理舊例毆傷妾者減凡人二等死者
以凡人論若有罪而毆邂逅致死者不坐毆妾折傷以上
各減妻罪二等為妻有罪而夫依理毆之不期而死者無
罪今據李室為妾與人夤夜通奸親自捉獲毆死比妻從
輕其李室雖有招涉不合治罪 部准擬呈 省准擬

○奸婦不首殺夫大德元年十二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

咨瑞州路申教英孫與潘阿王通奸將潘九四推落下水
身死公事本省看詳奸婦潘阿王所招奸夫教英孫於潘
九四生前對伊說知謀殺夫事情不行報夫知會潘九四
被死之後教英孫又向阿王說知推落水內淪死亦不經
官陳告若以因奸殺夫論罪緣潘阿王不曾親行下手除
將潘阿王監收聽候外咨請照驗送刑部議得潘阿王所
犯因與教英孫通奸教英孫雖稱要將潘九四打死本婦
用言阻當不允止據殺死之後知而不告情罪欽遇
詔恩既非同謀欽依釋放相應具呈照詳 都省准呈請依

上施行

老幼篤疾殺人

年老打死人贖罪陝西行省權省胡讓呈延長縣申到道
士劉忠朴為打死徒弟劉志昇放良驅口蒲民公事責到
劉志朴狀招年八十歲至元七年五月十一日早為本巷
驅跛僧問蒲民本又喚問將志朴腦上打破以此將蒲民
拴縛用棒毆傷及於日頭內灸照因傷身死罪犯 法司
擬得劉志朴打死蒲民罪犯並依凡人之法合行處死仍
徵燒埋銀五十兩給付苦主却緣劉志朴年及八十合行
其狀

上請聽處

勅處分部擬徵贖罪鈔三十二貫徵燒埋銀五十兩 中書
省擬徵贖罪鈔一錠更徵燒埋銀五十兩給付苦主於至

元八年十月二十日

聞奏過欽奉

聖旨准欽此

年幼不任加刑中書兵刑部至元十二年二月初九日符
文來申八歲男汪駙兒先用土塊擲打十歲趙引兒本人
却用土塊還打悞傷五歲男汪黑廝因破傷風身死取訖
各各招証詞因緣犯人年幼不任加刑乞照詳事省部議
得趙引兒悞傷汪黑廝避遁身死罪犯既是年幼不任杖

責擬於趙德名下追徵鈔五十兩給付苦主充葬埋

心風殺人上請至元八年三月 尚書刑部奉 尚書省

劉來呈康留住因患心風舉發至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夜不知怎生摸得棍棒將本家安下喬老打死并將伊
男喬大及留住妻阿李女婆惜次女宜奴俱各打傷又學
小孩兒抱着棍棒於箔內往來嗽叫笑走至二十七日有
弓手捉住纔知為心風病發打死喬老罪犯議得康留住
即係顛狂殺人事理照依舊例合行上請聽

勅處分為此移准

中書省咨該

都省議得康留住所犯

既與身死喬老生前別无讐嫌委因舊患心風病症舉發

昏迷不省不知怎生將喬老打死不合償命止擬於本人處徵燒埋銀五十兩給付苦主於至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奏奉

聖旨欽此仰依上施行

篤疾傷人杖罪斷法至元十三年五月十八日中書兵刑部來申杜思禮毆死褚堅取到一千人詞因為此省部擬罪呈奉中書省判送議得杜思禮所犯先為褚堅姪褚師打傷又為褚堅毀罵以致用棒將褚堅打着因傷身死既杜思禮无目篤疾之人依准本路所擬決杖一百七下仍於本人梯已錢內徵燒埋銀五十兩給主如不敷於本

觀常住錢內貼徵奉此仰依上施行

醫死人

割瘦割死人大安州申奉到 中書刑部至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符文李忠與王阿唐割瘦割死將李忠斷決四十七下燒埋銀不徵

醫死人斷罪至元七年七月 尚書刑部承奉 尚書省劄來呈北刑官焦轉僧狀招因為醫暮阿羅患病女夫陳某病症板曲身死審刑官已將焦轉僧斷訖七十七下省府相度合下仰照驗於焦轉僧名下追徵燒埋銀給付苦主施行

自害

自害致死至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來呈濟南

路申管不闌奚頭目馬仲呈至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
燈時分令馮三兒與佃趙丑前草其趙丑按前馮三兒如
草不覺將馮三兒左手前折本人因傷身死送刑部議得
馮三兒既是用手於前底自行撥草前傷身死即係本人
自犯其趙丑理合无罪備呈奉 省准擬施行

首行淹死至元九年四月 中書兵刑部來申臨汾縣韓
下告親家中阿侯部領人衆就來本家捉拿妹珍、姦事
打拷母阿薛向前救解其各人亦將母阿薛毆打母阿薛

於門外躲走其牛阿侯等根赴逼臨母阿薛落井身死等事取責到一千人等招准詞因若將牛阿侯等歸斷未蒙省降到如此体例乞明降事部省相度既韓阿薛自行落水淹死別無定奪外據牛阿侯等所招捉拿珠、姦情即係不應輕罪命下仰照驗從本路就便酌量斷決施行男婦自害親屬要錢追还至元十年八月 中書兵刑部會驗至元八年十一月刑部承奉 尚書省劄付行下各路禁約一等人家取到男婦不務婦道靡所不為翁婆依理訓誡終心不服遂自害身死其婦父母知會使行部領人衆將翁婆拿執逼嚇取要燒埋等錢公事去訖今據延

安路申至元九年二月內據延安縣軍戶張祿告至元八年七月十四日弟妻阿高不伏驅使相爭自縊身死伊父高山要訖燒埋錢數私和取勘是實照依省部追斷路州上黨縣民戶范用男婦連師姑自行投井身死伊无連猪狗部領人衆恐嚇錢物体例將高山元要張福錢物追回奉主收管仍將高山量情斷罪外於至元九年十一月據安塞、申霍金狀告至元七年二月初九日有男婦劉閏仙為踏碓將柳栲栳壞了伊婆詈罵本婦自縊身死伊兄劉寬要訖燒埋錢物取勘相同依上行下追回去後其劉寬不肯回主赴

王相府告奉到批送本路依理歸問施行府司議得此係至元七年未奉省府禁約已前公事若依連猪狗要訖錢物一例追回誠恐此等事件往、呈告乞明降事省部議得除已斷張祿回訖高山元要錢物別元定奪外據霍金見告劉寬事理并至元八年十一月禁約以前違犯者擬依延安路所申革撥禁約已後違犯者依理追問呈奉到都堂鈞旨准擬施行

輕生自殞勿理至元十七年正月 江西道宣慰司榜文內一疑諸路府州司縣或有投河自縊及服食毒藥鼠莽草等類多因借貸元償或以碎細言隙一朝之忿自殞其

身與鬪毆殺傷者不同所在官司不問事体輕重便将人命公事行遣縱無人告輒以訪聞勾拏以致牽連无辜罔不受害使司議得今後非因鬥毆殺傷自行投河自縊及服食鼠莽草死者如別元他故官司元得理問庶凡人各受其身不以輕生陷人為利元人首告亦不得訪聞勾拏仍仰各路官司常切禁約違者治罪

雜例

碾死人移屍看碾子人李鎮撫家驅口閻喜僧狀招至元
三年八月初八日本宅後碾黍間有小廝四個於碾北四
五步地街南作耍至日高碾齒前去本家取墊碾油餅回
來到碾上見作耍小廝一個在西北碾槽內脚動但掙揣
其餘三个小廝碾北立地喜僧向前抱出小底覷得頭上
有血抱於西墻下臥地恐駭踏著移於碾東北房門東放
下倚定麻楷坐定手動氣出喜僧委是不知怎生碾著避
怕本使問著走往阜城縣周家藏閃在後却行還家干証
人殷定僧等三人狀稱崔中山於碾內弄米來俺三個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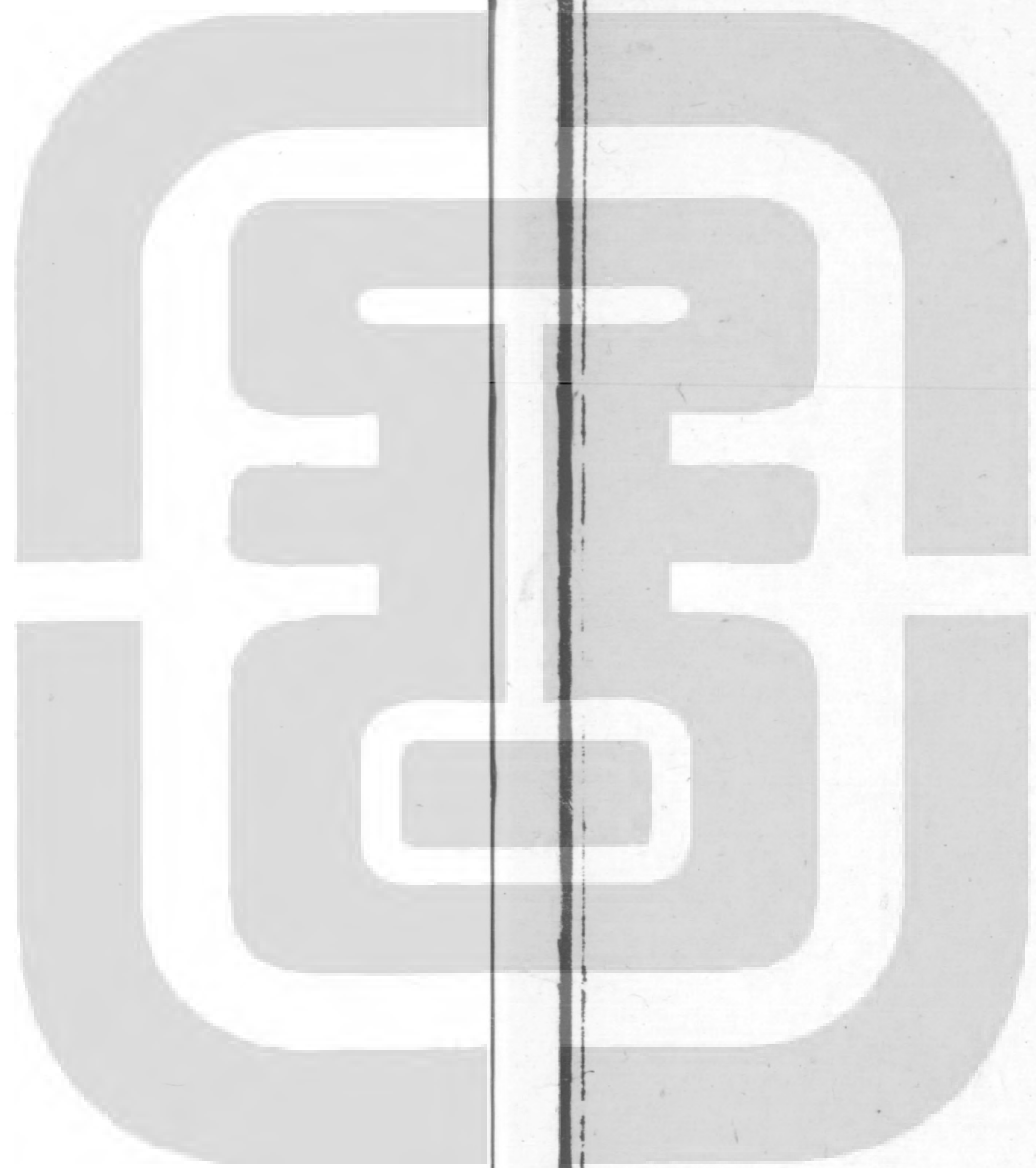
外要來趕碾的人元來法司擬既是殷定僧等稱在中山
自來弄米別元定奪止據閻喜僧不合移屍出碾不告身
死人本家得知合從不應為事輕合答四十部擬三十七
下呈 省准擬

狗咬死人至元八年十月 中書戶部據管鷹房打捕民
匠拖管伯帖木兒狀申路絲匠李義狀告本家相近住坐
李大所養母狗一隻從門外走來咬傷妻阿杜并女李三
姐因傷身死行下順天路取問得狗主李海狀結所養母
狗一隻從來不曾咬人以此不曾標識亦不見狗隻將李
二妻女咬傷本部參詳既无告不係狗主李海家內咬傷

本人妻小李海狀結所養母狗從來不曾咬人難以定奪
呈奉 都堂鈞旨准擬施行

罪謀故殺人准釋放天德三年五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
省咨吉州路歸問到周方大督勒人夫蕭明二等鋤倒土
墻蕭明二藏訖墻中元有良般將本人拷打監鎖因傷身
死擬合結案咨請照驗送刑部議得周方大等所招為蕭
明二將伊良般藏去指証明白不說下落因而打拷致死
即非謀故二次欽遇

恩詔如蒙移咨行省欽依釋放燒埋銀兩依例倍追相應都
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鈔校書籍

